

偶 像

张晶

辽宁师范大学

这次列车在时刻表中并不存在，
我没有车票，静立人群之外。
可我依然默默地，
踏上列车，执著前行。

离开车还有十来分钟，有一个人到车厢里来卖报纸。二十六岁的谢尔盖·伊万诺夫买了一份最便宜的报纸，报纸的第一版刊登了斯塔斯·安图菲耶夫的照片以及他逝世的消息。

同车厢的一位军事院校的学员手里也有一份和谢尔盖一样的报纸，他肯定也看见了那个消息，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安图菲耶夫死了。”

“安图菲耶夫是谁？”一个没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问。世上总有一些人本该戴眼镜，可不知何故却没有戴。好像这个人是把眼镜摘下来了。谢尔盖经常有这种感觉：有的人没有他该拥有的东西，相反，有的人却拥有他不该拥有的东西。就说这位军事院校的学员吧，他就该穿军装，他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的脸很适合穿军装，他的手，他的一切，还有他的嗓音，都很配身上这套军装。可这个没戴眼镜的男子的嗓音却是该戴眼镜的人该拥有的。谢尔盖·伊万诺夫此时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他此时还另有所思。可那个没戴眼镜的男子的的问题是：“安图菲耶夫是谁？”

“一位音乐家，著名的摇滚歌手。非常可惜！”那位军事院校的学员觉得自己在对安图菲耶夫一无所知的陌生人面前有卖弄之嫌，因而有些不好意思，便笨拙地伸开胳膊，稀里哗啦地翻动着报纸，读起了其他内容。

“摇滚歌手？跳街舞的？”那个人又问，就是没戴眼镜的那个男子。“一定是吸毒、酗酒，要不就是艾滋病。”这个男子已经十分肯定自己的观点。

大家都没再出声。

一个染着一头红发、因而显得年轻了许多的老太太（她就应该有一头红发），看着车窗外的一个小女孩，用手帕擦着眼睛，尽管她眼中并无泪水。

对面，车厢侧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就那么干坐着。

谢尔盖·伊万诺夫把报纸叠了起来。

这个叫斯塔斯·安图菲耶夫的摇滚歌手、音乐家、诗人，正是谢尔盖从萨拉托夫去莫斯科要见的人。

安图菲耶夫当然不知道伊万诺夫要去找他，他不认识谢尔盖·伊万诺夫，就像他不认识自己的很多崇拜者一样。说实话，他的崇拜者没有那些舞台歌手那么多，他的歌并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但谢尔盖·伊万诺夫听懂了。现在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的歌不是还在吗？完全可以这么说嘛，他的歌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听得懂，但总有一天人们会听懂的。可斯塔斯·安图菲耶夫已不在人世了啊，这一切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的鼓已停，灯已熄。虽然斯塔斯·安图菲耶夫不喜欢他这么饶舌的表达。谢尔盖·伊万诺夫很清楚这一点，他太了解安图菲耶夫了。他知道安图菲耶夫是在哪儿出生的，童年又是在哪儿度过的。他还知道安图菲耶夫都有哪些朋友，知道他结过两次婚，现在是第三次婚姻，但如今也成了过去时。安图菲耶夫的所有歌词，谢尔盖都能倒背如流。他早就想结识安图菲耶夫了，但如果自己不搞歌曲创作的话，他是绝不会随便登门造访的，他不喜欢

无缘无故地打扰别人。谢尔盖创作摇滚歌曲已经九年多了，其中有几首还真可以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即使是给安图菲耶夫看也完全拿得出手。这几首歌他没向任何人展示过，只是自己哼唱过而已，只有安图菲耶夫才值得他信赖。他打听到了安图菲耶夫的地址，几乎倾其所有买了一张车票，带上自己那把破旧、但已经弹习惯了的吉他就去找安图菲耶夫了。他本可以先给安图菲耶夫写一封信或者打一个电话，但他不想这么做。他决定贸然前往，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莽撞无礼的行为：他准备直接去安图菲耶夫家，按完门铃就说：“您好，冒昧拜访，多有不恭，但肯请您能为我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对我一生意义重大。”

这句话无论是用词，还是语调，他都进行了反复锤炼，精心推敲。

但斯塔斯·安图菲耶夫已溘然长逝。

他可以马上下车回家了。

但谢尔盖·伊万诺夫并没有下车，也没有回家。火车开动了，谢尔盖毅然决然地去了莫斯科。